“井”字的故事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在通辽师范学院读中文系的时候，有一天，同宿舍的徐庆岩同学考我“和”字有几个读音，心想，小菜一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 有5个读音，分别是“hé、hè、huó、huò、hú”。

然后他说：“小白，凡是你认识的字我都认识，不信你考考我。”说完话他还冲大家做了个鬼脸。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我，对我吹牛嘛。

于是，我想了想，我先考他一个我小学时候就认识的“兖州”的“兖”字，没难倒他。我增加难度系数，接着又说：在“井”字中间加上一点，这个字念啥？

其实，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文字里边真有这个“井”字，是我根据农村的土井往里扔一块石头想象出来的一个拟声词，也就是象声词。徐庆岩同学冥思苦想老半天，脸憋得跟猴屁股似的红，也没有回答出来，很是没面子，在众人面前，这下他服气了许多。

他一再追问我：“小白，这个字到底念啥呀？”我随口胡编：“拟声词，念“dénr”。读“托”(dén)字的儿化音，一个人往土井扔一块石头发出的声音。”

徐庆岩同学信以为真，他一脸沮丧，同宿舍其他5位同学一脸佩服，我一脸得意。

其实我是在蒙他，目的是在同学面前打打他的“嚣张气焰”，以后别再小瞧我们农村来的学生，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毕业多年后，我发现在“井”字中间加上一点这个字还真有。

资料显示：在“井”字中间加上一点便成了“井”(dǎn)，其实从甲骨文来看，就是“丹”的本字，是“丹”的古体字。但甲骨文早已尘封于历史中，所以古人见此字，已经不知是“丹”字，牵强附会，认为这是井字，并进而引申为投物井中所发出的声音。日本自唐后引入汉文化，此字后在日文中便为盖饭之意。(“井”：也有“井”jǐng的读音。)

现在，我们从当年的通辽师范学院毕业40多年了，不知徐庆岩同学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考他的在“井”字中间加上一点这个“井”字的故事。倘若记得，一定会说，你这个浑小子，坑得我好苦啊！

文/白守双

裱仰层

1976年，我和妻子住在乌兰察市盟(现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后营乡井尔村。那年初冬，天气日渐寒冷。我住的土屋冷风乱窜、寒气逼人。怕冻坏刚满一岁的孩子，妻子主张在屋子里打仰层。

说干就干，我起了几个大早，从生产队收割完的葵花地里砍回杆子。舍弃中午休息时间，斧劈刀削做成仰层大杆、档子。拿回屋里把大杆用木楔子固定到墙上，再用细铁丝与椽檀吊牢。把档子一根根按到大杆上，整平。徒步四十余里到丰镇土产门市买回5斤旧报纸，又到妻子的堂妹家借回二斤白面。一切准备齐全，妻子一早起来生着炉火，放上小锅，添满水。用棉被包了孩子到她娘家去。临出门又叮嘱一番：“锅里水一开，就把白面撒进去，用筷子搅均匀，等熟了就出锅。千万别糊了，这样浆子才有粘力。你让孩子爷爷过来帮把手。”我满口答应：“你尽管放心好了，等晚上回来，保证裱好仰层，让家里亮堂温暖。”

妻子抱着孩子出门了，锅里的水还没烧开，我忙把旧报纸拿出来。为了使用方便，把它展开，顺着折叠线裁成两半。可没裁两张就看上了。裁一张看一张，渐渐竟忘了正事，干脆一张张看起来。这是3年前的《人民日报》，头版的新闻我都熟悉。什么童第周、牛满江在细胞遗传理论有新突破，袁隆平等人培育成功强优势的杂交家水稻——籼型杂交水稻……我把读报当做一种享受，这些心里烂熟的内容仍读得津津有味。

等到文学副刊“大地”出现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大地漫笔”“心香一瓣”“名家新作”“文心探访” 等栏目刊发的文章，虽说政治色彩浓了点，但篇篇都充满生活气息，词语精当，文笔流畅，辞章讲究，意境优美。还有不少出自名家之手的散文。我手不释报，读完一篇又读一篇。先是站着读，腿困腰痛了，就坐在炕沿边读。水蒸气升起来，满家的水雾我没觉察；锅里的水熬光了，干锅味充满屋子我也没觉知。老鼠出来觅食，偷偷舔盆里的白面我还没发现。把5斤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把载有“大地”副刊的报纸全部拣出来，放到炕头准备做剪报，我才舒了一口气。当我跳下地翻箱倒柜找剪子时，才觉得家里暗下来，天已经黑了。

我把裱仰层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找出剪子，正在集中精力做剪报时，妻子抱着孩子回来了。她推门进屋，看到炕上狼藉的报纸、水垢斑斑的小锅、熄火的炉子、杂乱的小块剪报，老鼠窜过留在地面上的白面爪印迹，气不打一处出来。放下孩子劈头就是一巴掌，“你个书呆子，这仰层裱到哪儿了?好端端的报纸挖得尽是窟窿，家里没一丝热气，白面也让耗子糟蹋了，看你还拿啥打浆子?”妻子骂骂咧咧，一转身气呼呼抱起孩子回娘家去了。

我也不在乎这些，因为看书误事这又不是头一回。读书入了迷，放牛脱了缰绳，糟蹋了大片庄稼；烧火光顾一个劲拉风箱，饭糊了也不停下；出野地拌籽竟错拿了装麸皮的袋子……把妻子气得哭笑不得，最后还得她出面收场呢。

我忙点亮灯，把从报纸上剪下的好文章整理到一块，用针线缝好。再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才了却了心事。这时，肚里咕咕地叫起来，原来一天水米没打牙了。

事情过去40多年了，每每提起，妻子总会嗔怪道：“摊上你这个书呆子，让我受了一辈子罪。”

文/宋福恒

藏书琐忆

退休之后，时间充裕了，便产生了将书登记造册的想法。于是，在书籍的整理归类中，我沿着时间的隧道在文化长廊中进行了一番漫长而有趣的巡礼，一幕幕买书和藏书的情景不断浮现于眼前。

最早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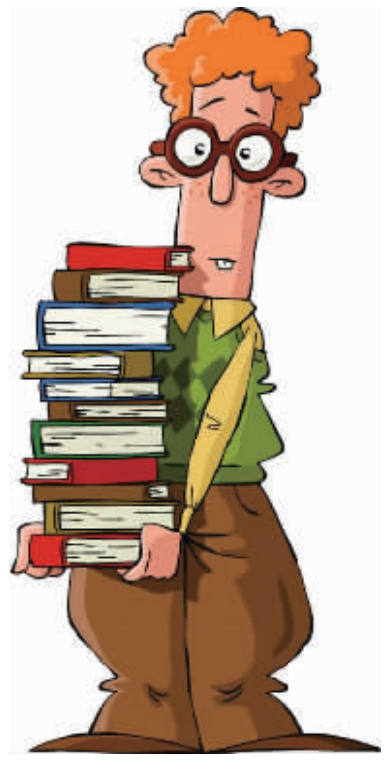
1966年“文革”前，我正读小学三四年级，那时，我经常向父亲要钱买小人书：《鸡毛信》《刘胡兰的小故事》《王二小的故事》《刘文学》《欧阳海》《平原枪声》《上甘岭》《白毛女》等歌颂英雄人物的书，就成为我课后的主要读物，并且经常拿这些书和村子里的小朋友交换着看。这些小人书物美价廉(像《刘胡兰的小故事》仅0.22元，《王二小的故事》仅0.19元)、携带方便，陪伴我度过了小学生活。

“文革”开始后，红宝书成为人们的主要读物。真正买书藏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冰封了十几年的中国文化事业开始复苏。1981年夏季，我在工作所在地的供销社购买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1982年夏天去杭锦后旗办事，在陕坝镇新华书店购买了《三侠五义》。1984年先后又在当地供销社购买了《水浒传》(3册)《李自成演义》《杨家将传》。1985年2月去临河县(现为临河区)狼山镇办事时在供销社购买了《唐诗三百首评注》《名言大观》等。

最“贵”的书

开始购买的这些书都价格不贵，这与当时的物价密不可分。然而，物价的飞涨，对爱书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常常是看中的书爱不释手，但苦于囊中羞涩而忍痛放弃。1986年，我调回临河四中任教，加速“充电”已刻不容缓。在妻子失业，我一个人几十元的工资独撑着五口之家的窘境中，我仍然节衣缩食光顾新华书店。那时借住在临河水校南面，水校门口的河套科技书店就成为我经常光顾之所。第一本大型工具书《辞源》(四册)就是这里购买的。由于经济拮据，当年8月份购买了一二册，第二年四月份购买了三四册，两次共花了42.75元。现在回想起来，还得感谢那位售书者。一套大型工具书拆开来卖，创造了售书的奇迹。

1992年，我已调回原巴盟教育处(现为巴彦淖尔市教育局)工作。虽然离开了讲台，但购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时我的生活步入最困难时期，经常是寅吃卯粮。1999年11月，影响了几代人的《十万个为什么》经过修订，由中国少儿出版社隆重出版了。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读物，也为及时收藏这套新世纪的扛鼎之作，我斗胆地以168元将此书搬回了家。而这套书就花去了全家三分之一的生活费用啊!在生活如此拮据的情况下购买此书，也确实是需要点儿勇气的。



最长跨度的书

有些成套系列的书是分批分期出版的，加之出版后受经济的制约，就拉长了购书的时间，甚至跨越了世纪。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鉴赏辞典系列”。

从1987年4月购买的第一本《唐诗鉴赏辞典》开始，到2004年购买的《现代散文鉴赏辞典》，整整用了17年的时间才买到了11项内容的14本书。这期间，有时是到了书店看到了新出版的书，囊中羞涩，只好悻悻而返，等再次光顾书店时，书已售罄。一来二去，这套“文学鉴赏辞典系列”到现在还未买全。但决心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一天，我又来到新华书店，看到了书架摆上了《明清传奇鉴赏辞典》(上下册)，《名联鉴赏辞典》，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请回了家中。至此，该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书已有17本在我家“落户”。

最小与最大的书

2000年3月份，我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同心出版社出版的《爱满天下——陶行知名言警句》。这本宽10厘米，长13厘米的“语录”，记载了陶行知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对于了解和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买过的最小的书。后来，我又从北京邮购了《陶行知教育名篇》，作为《爱满天下》的具体补充，多次组织单位职工学习，对于更新教育理念，深化职业教育的教学研究与改革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近年来，装帧豪华、雍容华贵的书籍充满图书市场，令人眼花缭乱。受此影响，我也加入了购书的行列，但我所购买的都是很实用的工具书。先后从网上邮购了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10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科大辞典》(10册)《不列颠百科全书》(2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辞典》，广东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文白对照)》等大型工具书。2012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首届全国教师文学表彰奖”会议期间，专程前往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辞典》(25册)。这是我买过的最大部头的书了!至此，一些必备的大型工具书基本购齐。这些工具书确实豪华气派，为书架增色不少。近日从网上搜索到，由许嘉璐主编的《二十五史全译》一套需16万元，这是一般家庭藏书难以享用的，只能望书兴叹了。

文/吕成玉